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八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

又嘗書一約字而注敬字於其下亦此意

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直內諸說已見前

本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然人更向別處馳走今日直只道敬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又曰舜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主敬便是為善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此皆程子教人以敬之大略也故朱子推明之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閑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閑聚說出一箇敬字然敬不是塊然又曰聖賢言語大約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言忠信行篤敬這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發明一敬字若止恁看似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兼攝在裏又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

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又曰人之為學頭緒至多豈可無
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它光明則
於事無不見父之則自然剛健有力敬字前輩多輕說過唯程
子說得重又曰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尋常人如
何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幾執
得定有箇下手處又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
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眩昏而不自知豈能
有主哉又曰只是一箇敬字好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又曰
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乃學之綱
領須於此加功庶有所據依以為致知力行之地又曰敬者存
養之要法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又曰敬則欲寡
而理明又曰敬則萬理俱在又曰敬所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
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
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些放肆邪後
意思也自退聽○愚按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
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
聖門此其
大者也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朱

曰舊讀程子書而未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
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
踰於此又曰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又曰程子二言實
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
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肅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
讀書史應事物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雜論不近
人情之說也又曰為學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
與學者說要人且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裏面不走作
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
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
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續不已之意
照訓明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又曰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
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主敬以立其本

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又曰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為之蔽然後習次虛明只一箇持敬亦易得做又曰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又曰敬乃聖門第一義若於講論處詳密而此處工夫未到亦恐不其精明於已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子細著力以固根本為佳又曰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大槩不出諸此又曰主敬固學者先務然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又答人云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得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它事只謂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則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又云為學兩途誠如來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少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又云所喻曰用工夫甚善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

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着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无它法只日用讀書應事處每每理會便是雖若不能頓有增益然積累以後自然浹洽貫通但欲速不得也此又本程子之意剖析以教人可謂至矣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與夫李格物或問皆言存心窮理相為表裏已各見本章云○此章兼言敬與致知又按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之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遂生厭倦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而威儀非禮之本愚按程子兩言既欲學者於敬與致知兩用其功又謂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非如謝氏之說也正容謹節正用工之要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不過如此可以為外而不務乎其言先有知識却從敬入如此則未能致知不必敬乎此恐記錄之差學者不可不辨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其全文曰學者先務固在

心志云云已見前有主則虛無主則實章下文曰所謂敬者云云所謂一者云云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又曰關邪更着甚工夫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内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力涵養此意首內是本○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如主一蘇季明曰平常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它事如麻又生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朱子曰主一只是專一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問主一無適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此即主一无適之義又問云云曰了這一事又做一事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或問事爲之主一段疑當使心爲事主不可使事爲心主曰事爲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不走作耳如伊川欲以數珠與溫公之類李禪者亦是如此他本意欲減思慮不能得故將一事來做心主如說箇沒道理底話頭終年思量又亦有意處如道家存想與數出入息比皆有甚道理只是要此心用在一處無暇思量別事此正是事爲之主之類人心萬事之主未有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又曰李

問只要專一如脩養家想無成有釋氏想有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是有只要人去理會甚順且易又如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亦是如此教人但它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道理若看得透徹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又曰無適只是不走作聖人說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奕豈是好事與其營營擾擾不若將此心收在博奕上休跡又曰講學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能就此上用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得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知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身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屬至於學詩學舞學絃誦皆要專一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它馬書數亦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傲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立屋無基址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得與道理相入否會得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若此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處

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通令於敬上做工夫正為此也而南軒張氏亦曰伊川先生云云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哉無適乃一也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又答學者云論及云云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要是常常省察使疑歛清肅之時多則當漸有向進矣又云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學者指南故其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母越思事靡它及乃是實下手處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為實見得則為實得不然徒談高說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爾又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紛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又主一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干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非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徹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此章論主一無適

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

之干矣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它只是整齊嚴肅云云此意但涵養又

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云云此意但涵養又

致敬須從此入又問敬云云曰整衣冠嚴容貌而已尹氏聞之於言下有省焉○朱子曰伊川

整齊嚴肅一段是切至工夫說與人問敬曰不必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或問上蔡常惺惺之說如何曰不如程子云云尤切

人能如此則其心常惺惺又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類說而

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又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

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

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已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
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
能及耳○南軒亦曰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
是循它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着勉強自持外之
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又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
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得所存
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
之於外以養其中者此也○以上論整齊嚴肅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

便是敬今人說敬以整齊嚴肅言之固是然心若昏昧燭理不
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曰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又曰曾子戰
戰兢兢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怠又曰古人瞽史誦詩之
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被它恁地話後自住不得大抵
學問須是警省又因言瑞巖僧每日問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
目荅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引釋氏說心云不得跳
舉不得昏沉是它見得此心只有兩項跳舉是走作時昏沉是
放倒時惟敬則都無此病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

喚醒此心則同而為其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它照管許多
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又曰心既常惺惺又以規
知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
道也○以上論常惺惺法

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二物之謂靖和

目言初見伊川時教其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
時雖領此語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初寬問如何是主一先生
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
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按朱子大學或
問有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程子於此嘗以主一
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
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
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或問三先生言敬之
異曰譬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
在其中矣○愚謂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
内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箇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或問程子之言敬而無失者柰何朱子曰此言人能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為此程子特取其有會於吾心耳。問云云白出則不是蓋謂發則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此章言敬所以中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

則誠 又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又曰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愚謂主一指用功而言一指本然全體而言主則猶用意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一則不待用意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問敬是存誠

之道否謝氏曰然須是體便見得。此章言敬而後能誠

程子曰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仁又

曰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問孔明諸子問仁聖人多告之

以敬如何楊氏曰齊莊中正仁之守也要得為仁須是敬學要得從兩端應對上做起曲禮一篇其文似乎淺末假使學到聖人之於天道亦不能出此。問學以何為極武庚胡氏曰仁從何入曰從敬入何謂敬曰心不在焉是為不敬。宋子曰仁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摠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其心。又答學者曰齊王愛牛孺子入井此仁章反復指示最為深切但此只說得感物發見後一段事其微而最尾滿養根本一段工夫却不曾說着以今觀之若平日都不發養則入欲勝而天理微其發見之端亦絕無而僅有爾雖或時有發見亦由察而識之雖使幸而識之亦何由操存得在擴克得行故學者要當如孔門所指求仁之才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

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
專於靜裏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曰不必
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
間自無間斷處又曰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
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
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
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邪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
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
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
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
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
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
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
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
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
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
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

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
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
到謹當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
而不專主於靜也。南軒亦嘗言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
之意又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
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忘生求只平日涵養
便是此意當深體之也南軒此言蓋合敬
靜為一學者宜深味之。以上兼言敬靜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 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將來就入身說敬

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也。問云云曰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

程子曰聖人齊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

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朱子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

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所斷察
識操存擴充皆不難乎用力矣如是而造次顛沛無時不習則
此心之體貫乎動靜語嘿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斯其所謂仁
歟○問五峯曰敬以養吾仁又曰敬則仁矣二說如何曰敬以
養吾仁則是先識仁了然後別以敬養之而敬與仁為二矣敬
則仁却是就此實下工夫仁便只在這裏此意極為親切○以
上言敬然
後能仁

程子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又謝顯道從明

道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
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
坐便歎其善學而其言則曰敬則自虛不靜不可把虛靜
做敬問敬莫是靜否曰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不用靜
字只是敬字才說靜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又曰必
有事焉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或問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

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評此數條則又
不專以靜為主○朱子嘗論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
交涉却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
朱子曰程子是怕人理會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坐禪入定周子
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主朱子發明二先生之
意如此至其為論有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
靜坐始能收斂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又曰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
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曰心要精一方靜時須
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曰為學工夫須要
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是一箇敬又曰主靜所以養
其動又曰靜者養動之根又曰主靜夜氣一章可見以上數條
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應接不
同為問則答之曰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
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云為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
靜坐然後為持敬又曰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着

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
專於靜裏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曰不必
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
間自無間斷處又曰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
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
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
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邪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
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
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
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
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
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
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
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
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
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
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

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
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
到謹當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
而不專主於靜也。南軒亦嘗言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
之意又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
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忘生求只平日涵養
便是此意當深體之也南軒此言蓋合敬
靜為一學者宜深味之。以上兼言敬靜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 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將來就入身說敬

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也。問云云曰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

程子曰聖人齊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

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朱子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

又曰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着力又曰呂與叔六月中來蔡氏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又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問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謝氏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朱子曰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又而生病矣。問行篤敬曰篤者重而有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慮又曰人之持敬若拘迫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龜山楊氏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翟霖送伊川西遷道

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而萌輕忽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又曰敬非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即敬也

曰敬不是百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又曰敬不是閉目嘿坐須是隨事致敬又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有事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

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問持敬恐不能久當如何用功曰習則熟熟則能久矣

又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

心自存

下文云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能平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南軒張氏曰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

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

又曰敬則心之道昭昭然非如釋氏坐忘槁木死灰之謂也

又曰嚮晦入宴息乃敬也知嚮晦宴息之

為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答李季修云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

不可怠惰而嚮晦宴息亦當隨時其以為云云

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湏別

程子天地設位而下每條各一義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
靡它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
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
表裏交正須更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變三綱既淪

九法亦數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

敢告靈臺謂云云曰此是敬之日說有許多地頭法類

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下道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
今未曾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做工夫大段
迫切然後勸它勿迫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退可乎今未曾
做工夫在如何便要開後門。韓氏曰此引是從粗說入精從
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
表裏交正是一篇綱領

敬齋銘曰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

也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

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然絲

棼自昔先民惟曰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

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
理事至理形其應如響而實卓然不與俱
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于天
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不以
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
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斯
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
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

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
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

里

愚按晦菴之箴南軒之銘其言敬之
義至矣盡矣故以繫于篇之終云

右專言敬

中亦有兼言者
要皆以敬為主

書說命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王氏曰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呂氏曰人君學問之博非以為觀美而已經綸天下之大業彌綸

天下之大化此所謂建事也○蔡氏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不師古訓而能長治

又安者非說所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

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張氏曰子路其言不遜為夫子之所哂則聖門之學以遜

志為入路也○呂氏曰為學必先虚心下氣乃能受天下之善自古聖賢為學無不自遜志始既能遜志又必不怠以克養而

擴大之然後已之所修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然知此理者多持此念者少信能念茲在茲然

後道聚于其身學者讀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豈不欲從事惟不能篤行所以乍出入乍信疑苟信之篤無一毫偽心則所謂允懷也是心常有無所間斷則道自然參會貫通聚而不散是所謂積也惟敦學半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反聖人之教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力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著書垂謨載之方冊其教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自加講求之力說之言又比蓋恐高宗全倚之也○孫氏曰厥德修罔覺董子所謂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蔡氏曰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者矣或曰敦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不應此語獨爾儉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誤以論聖賢之學也○愚按蔡說與學記合然呂說亦有意味蓋說雖教高宗以為為學之道然所發明者特半之而已自餘則高宗自用其功可也故曰念終始典于學未見為釋氏機權姑並存之又按不言始終而曰終始者學無止法也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上文曰維予

子不聰敬止云云蓋敬之敬之至日監在茲者羣臣進戒之詞也而王之答羣臣乃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也玩此二語則成王之用力於學者可知矣高宗成王皆王者之學然大學之道自天子至于庶人一而已矣曰遜志曰時敏曰允懷曰就將曰緝熙學者而不由此未有能進者也故以冠于本篇之首

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程子曰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朱子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也○愚按乾天德

也聖人之事也猶必以學成之學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子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餘已見前○或謂學至於不識不知乃

為極致朱子曰詩人此語乃形容文王若學者必從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

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尹氏

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異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

逆而難非信之篤養之厚而得之深不足以與此故唯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孝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程子曰樂由悅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或問孝之為何也曰所謂孝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已

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能皆孝之事也曰孝而時習何以說也曰人而不孝則無以

其所以為人之理無以能其所以為人之事固不足以謂之矣然孝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致其孝之道習矣而

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以雖曰知之而枯生滋無可嗜之味雖曰能之而危殆枕隍無可即之安如是

求有以勝夫氣稟物欲之私亦何自而能得哉是以聖人之使人既孝矣而於其所孝又必時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

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熟此其中心油然而悅

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可樂耶曰聞之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

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能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嘗以是言觀之而朋來之樂其指可知然吾之善

未克而無以取信於彼雖欲求以告之亦將不吾顧矣惟其有必充諸身而形諸外則彼之望風而覲德者自將敬信服從之暇蓋近者既至而遠者畢來以孝於吾之所孝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諸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而無物我之間是其歡欣交通融怡和樂之意所以盈於內而達於外者又豈手舞足蹈之可言哉是孝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爲君子也曰常入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孝則其本心正以爲已而已初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畧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故必如是而得夫君子之名苟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孝上達以馴致於聖人亦不難矣此孝之終也或曰孝有大小此所謂孝其大孝耶曰不然也孝而習習而說凡孝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也且洒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者而大孝之基也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孝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孝之

爲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習之所以說諸說孰近曰夫習而熟熟而悅脉絡貫通最爲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也曰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樂之實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才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曰說樂皆出此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於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乎外也不愠之說孰爲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孝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南軒曰人有所當知有所當能皆天理也惟夫人末之知未之能也則貴於孝焉孝之爲言効也効夫善而勉之於已也孝貴於時習者重複溫繹其所已知已能者也蓋不習不時則其趣不熟其守不固荒踈危怠雖暫得之亦且失之矣惟夫孝焉而時習之則浹洽貫通其說有不可既焉有朋自遠方來志同者應講習相滋其樂孰尚樂之義比於說爲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之不知亦不愠也蓋爲仁由已亦豈與於知不知乎○按二先生釋朋來而樂之義不同嘗參之詳說曰孝既有得同類之人自遠而至已之所得有以及於人者廣人之所得有以裕於已者多則不但中

心自說而已則朱子初說亦取人已相資之意而卒從程說者蓋已之孝僅有得焉能使同類之遠至必其善可以及人然後從之者多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曰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孝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孝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孝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孝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孝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南軒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孝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賢為聖蓋不外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矣○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天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或問賢賢而言易色何也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好賢之準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者舊矣○南軒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歛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

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朱子曰重厚重威威

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說已見前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

過則勿

憚改

勿亦禁止之詞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成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

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南軒曰學以重為先重者視

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專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

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湏而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

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己者曾已之不如則情志而德害矣過勿憚改言見過則速改也人所以不能改者以憚之之故耳夫

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

越於是而已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朱

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

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

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學者先湏有根本方有可求

正者湏是自古講學得七八分一就有道求正只一二語言便可剖判臨時旋學也難朱語○南軒曰於食與居則不求飽與安

於言行則敏而謹是人也物欲不行而推理之是趨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正有道者蓋世固有不拘物欲而勉於

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必就夫
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也正者正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
異世而求之書其為就正一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朱子說已見前

○南軒曰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
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
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
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
即其學之所存也用
工若此內外進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
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朱子曰凡人性敏者

多不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
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

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
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始其為人
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
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

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程子
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朱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
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
作張子曰謙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
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

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顏子之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也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過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為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鑑懸水○不貳過如冰解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問云云曰此是顏子好學之効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問張子謂顏子不貳過是慊於已者不

於再夫子只說知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不再萌于心某疑張子之言尤更精密至于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先生曰萌作只是萌動蓋孔子且恁大綱說至程子張子又要入理會得分曉故復如此說到精極處○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南軒曰怒之所以遷者以起怒於已故也起怒於已故溢於氣激於色發於辭橫於胃中而不能化移於它物而莫之止就有能知怒之不當遷者方其怒甲也而視乙其辭氣終未能以遷化是皆起怒於已故耳君子非無怒也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竹形各適其可已何與乎然則奚遷之有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為過之根不除也人每患不見其過就能見其過而過止之其心一或有懈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少謙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形未嘗不知消而去之如日之銷冰無復餘迹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已復禮之功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為標的乎○黃氏曰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前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

悉按此其所以為好學而
集注以為克己之功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南軒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

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足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

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

畔矣夫朱子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

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

歸宿處。聖人教人有二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博學是致知約禮是踐履之實聖人之教學皆之學不越於二事博文乃道問

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

存吾心固有之理。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之

工夫愈闊博文工夫至則約禮之工夫愈密。博文所以驗諸

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博文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之類一

著去理會若是約則只守一箇禮日用間合禮者便是非禮者

便不是。南軒曰博學於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

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亦豈得不違畔乎故必

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若顏子之所謂博文約禮則又深

乎是言蓋有輕重也。黃氏曰博約之義博謂泛而取之以極

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且如仁字凡沐浴所言皆不可

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反而束

之以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

子曰三年學子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朱子曰穀

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南軒曰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之成實焉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則亦難得之矣蓋學者能用其力

則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苟惟鹵莽歲裂歲月悠悠望其有成則亦難矣聖人斯言所以勉學者使之自強循循不已自有所至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則又為求獲之私心矣。按二先生釋穀之義不同正且參玩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朱子曰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

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四者更相為用而不可一闕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說見丁卷下同 邦有道貧且賤

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南軒曰此言士之自處當如是也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信之篤而後能好之好之然後能守之不移也餘亦見丁記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朱子曰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

猶疎然惟恐有或失之明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便不可也。南軒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人心於自足自是事放過而曰為其大者是皆人欲之所由長本心之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說已見前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朱子曰子路為宰氏宰而之也 子曰賊

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及學遠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所以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國學者為學

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 雖其不至... 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 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人其說具於方無讀而知之... 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 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其本不立而置於事物酬酢... 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書籍... 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 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 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為言... 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 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 深也。按范氏引學而後入政... 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其為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瑕思... 頗類故

果行此必有所書譬言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瑕思獲子皮曰善哉子產之言與此章頗類故附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問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是自家合如此讀合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大學或問云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云云。學古齋藏相古先民學以

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已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焯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事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朱子曰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南軒曰困而學如已放而求已失而復者也。學道愛人章見丙記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

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朱子曰蔽遮揜也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

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

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南軒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

作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明所施之先後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言不好學則

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者許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而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
奢本為達德善行然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寧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

好學也已矣

朱子曰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南軒曰致其知而不

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日知其所以謂日知其所未有也。博學篤志章已見言仁篇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其道朱子曰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今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朱子曰優有餘力也仕與

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或問云云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而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

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意蓋如此而作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

時恐或兼有此之意也錯必翰姪四。南軒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必物無二致也古之入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終始如一也。愚按或問引原伯魯

事出左氏傳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語不

說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夫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則苟而可於是乎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朱子曰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

予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止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

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

矣夫

朱子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者實蓋學而不

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南軒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孳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擻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乎熟之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子曰孔子言

後生年富力彊是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後來不知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而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

進可知因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孳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孳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朱子曰四十成德之

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南軒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孳者使之激昂自進於早也○自時習章至此皆聖人教人以為為學之道十五志學以下則聖人自言其學故析而二之然其自言即所以教人又初非有二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九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

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

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

十而知天命

說已見前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

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

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

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

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

